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المقدس

穿越百年中东

郭建龙 著



A JOURNEY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IN THE MIDDLE EAST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穿越百年中东

A JOURNEY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IN THE
MIDDLE EAST 郭建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百年中东 / 郭建龙著; 郭建龙摄影.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086-5732-5

I. ①穿… II. ①郭…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435 号

穿越百年中东

著 者: 郭建龙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732-5 / I · 74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14

13

8

10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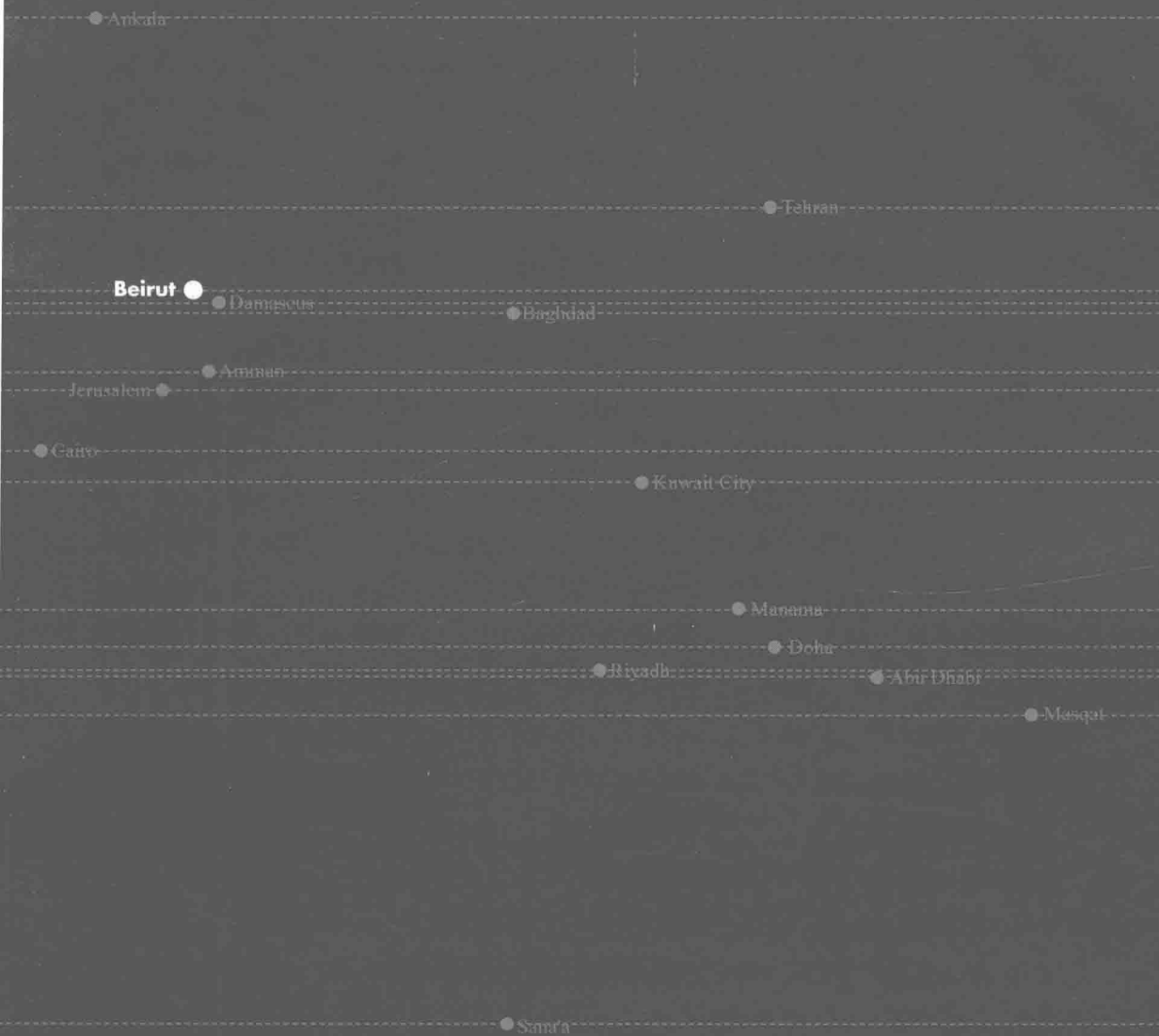
6

2

目录

引子 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	001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碎片	025
第二章 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道路	061
第三章 国王们和总统们：伊斯兰的牧羊人	099
第四章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3000年恩怨	133
第五章 逊尼派与什叶派：流血的兄弟	177
第六章 回归宗教激进	211
第七章 埃及：革命三年后	251
第八章 叙利亚：从革命到宗教战争	303
后记	351

引子 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



这里是贝鲁特（Beirut），这里是地中海东岸的卡萨布兰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卡萨布兰卡这座位于北非的城市，由于处于各方势力角逐的交会点，成了著名的大漩涡，是战争双方情报交换的中心，号称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而如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承担了同样的角色。

当我到达贝鲁特的第一天，我的室友——来自土耳其的马麦德（Mehmet）就告诫我：“在贝鲁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当你来到这里，就已经走进了没有觉察的战争之中。”

当他对我说这句话时，我们正走在贝鲁特的一条小街上。时值2014年5月初，午夜时分，凉风习习，路边的灯光依然闪耀，两边的石头老房子仿佛来自100年前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时代，虽然破旧，但却带着浓郁的历史感。路上偶尔会有几个看上去纯朴平和的当地人和我们擦肩而过。

但是，马麦德提醒我，这里和平的微风只是假象罢了。

真相是：我们所走的街道两侧，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组织”控制区域，这个组织叫真主党（Hezbollah）。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不管他们是小商小贩，还是司机职员，都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以后是）令人闻风色变的真主党战士。

不仅仅是这一条街道，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充满了非现实感。在与黎巴嫩接壤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同时进行着两场流血的较量。而在贝鲁特，各类人等都在紧张地活动着：政客们不安地注视着边境外的战争，难民们等待着家乡的消息，战士们试图越境去打“圣战”。

全世界的政治势力也都汇集在这座小小的城市，从西方的美国，到东方的俄罗斯，再到伊朗和什叶派（Shiites）、沙特和逊尼派（Sunnis），因为这里距离战场最近，也最能体会到战争脉搏的所在。

然而，就在各种阴谋和秘计的包围之下，贝鲁特却保持着繁华如梦。富豪们仍然在豪华的俱乐部醉生梦死，夜总会里的女郎们仍然在唱着《玉树后庭花》，来自海外的大量劳工日夜夜为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而劳作……这一切，即便像我这样的外来游客，也可以一览无余。

当我走在真主党控制区的街道上，思索这座复杂的城市时，马麦德又在一边说出了他的第二句“名言”：“在黎巴嫩，你永远不知道人们的真实身份。”

土耳其的马麦德

其实我也不知道马麦德的真实身份。

来贝鲁特时，我住在一家当地著名的背包客客栈里。房间里有三张床，早已住进了两位年轻人。当我放下包，主动报上名字和国籍时，他们给了我惊人的回答。

“我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土耳其人。”其中一个高个子青年告诉我。

“我也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巴基斯坦人。”另一个矮一些、胖一些的光头说。他年龄不大，30岁上下，大约是由于头发稀疏，所以干脆理成了光头。

就这样，我就和两位马麦德住在了一起。我甚至一直怀疑他们不叫这个名字，只是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而已。

后来，仿佛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拼写上其实是有区别的：土耳其马麦德名字的拼法是 Mehmet，而巴基斯坦马麦德的拼法是 Mohamed。这两个名字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和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同名，只是由于使用了不同语言（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在习惯拼法上有些出入。

通过聊天，我还知道他们并不属于伊斯兰教的同一个派别：土耳其马麦德是什叶派，而巴基斯坦马麦德是逊尼派。于是，在贝鲁特，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和一个中国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这只是一系列意外的头一件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土耳其马麦德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体消瘦，神情严肃。他孤身一人从土耳其来到黎巴嫩，是为了进入叙利亚。

2014年，叙利亚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派军队和北方的逊尼派反抗力量打得天昏地暗，所有理智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也关闭了土叙边境，避免邻国的混乱延伸到本国。但马麦德从土耳其千里迢迢折腾到黎巴嫩，试图穿越充满了难民的黎叙边界，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为什么要去叙利亚？他解释说是为了朝圣。他是一位什叶派教徒，而大马士革有一些著名的什叶派圣迹在召唤着他。

但从他闪烁其词的解释中，我却读出了别样的含义。在和我谈话时，他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战争的渴望，使我确信他去叙利亚不是为了和平，而是想去参战。

为了说明他的动机，我必须先把叙利亚战争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战争双方分别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北方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

对于这次战争，世界上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西方主流认为叙利亚战争是独裁和反独裁的战争，总统阿萨德代表了落后的独裁势力，而反政府武装则被看成是民主势力。

主流的逊尼派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看到了推翻什叶派（阿拉维派）统治的机会，支持反叛力量。而以伊朗为主的什叶派国家则毫不犹豫地阿萨德总统倾囊相助。土耳其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也站在了叙利亚总统的对立面上。

但我的室友——土耳其马麦德虽然是土耳其公民，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是什叶派，是叙利亚总统的坚定拥趸。当我刚住进客栈，互相介绍完毕，他下一句话就是：“你来自中国，中国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于是迅速把我当成了朋友。

当然，他的话是有误解的。当西方国家都改弦更张，反对叙利亚政府、支持反对派时，中国政府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却从未改变过，于是就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支持总统了。

我没有纠正土耳其马麦德的话，享受着他的友好和善意。

随后几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情况：乘飞机来到黎巴嫩之后，土耳其马麦德立即坐车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交界地带，试图穿越边境，却被叙利亚政府军的士兵拦住了。

他向对方解释，他来自土耳其，是什叶派朋友。但守卫边境的政府军士兵不为所动，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是叙利亚政府的敌人，所有的土耳其人也都是不可靠的，哪怕他出自什叶派。

在穿越边境未果后，土耳其马麦德快快不乐地退了回来，回到了贝鲁特。之后，他辗转于贝鲁特整整一个月，不断地到真主党控制区去打探。黎巴嫩真主党也是什叶派的武装集团，当时正在国内招兵买马，再把士兵送到叙利亚，帮助阿萨德总统打仗。后来，马麦德带我去真主党控制区游荡，让我看街道上悬挂的一张张大幅照片，并告诉我，真主党在当地招了很多年轻人，运送到边境那边帮助叙利亚政府打仗。每一个年轻人报名后，真主党就会在他的家门前悬挂一张照片，以示光荣。照片如同一面面旗帜在风中飘荡，年轻的生命好奇地望着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躯壳却已经被送往了上百公里之外的战场上。

土耳其马麦德没有说他为什么去打探，也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回家。我想：他是在等待着机会，好再次前往战场。

直到我离开那个国家，他仍然在贝鲁特的小客栈里等待着……

----- 巴基斯坦的马麦德 -----

与土耳其马麦德的笨拙和不成熟相比，巴基斯坦马麦德更加熟练地解读着世界，显得更神秘莫测。直到我离开黎巴嫩一个多月后，当远方的伊拉克再次陷入战火，被一个叫作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r of Irag and al-Sham）的组织撕扯得粉碎时，我回想起他圆圆的脸蛋和狡猾的眼睛，才模糊地猜到了他的身份：ISIS的吉哈德（Jihad，“圣战”）战士。他来到贝鲁特，就是为了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界地带打仗的。

如果土耳其马麦德真的越过边境去参战了，进攻的对象之一就是巴基斯坦马麦德。在贝鲁特旅馆的室友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个猜测曾让我在睡梦中惊醒。

但这就是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这不是电影，而是我亲历的真实。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一位逊尼派教徒。他自称是巴基斯坦人，一口超级流利的英语让我羡慕不已。直到临走前一天，我才看到他实际持有的是丹麦护照，准确地说，他应该

引子 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

穿越百年中东

是巴裔丹麦人。

他的性格还带着印度次大陆的特征：爱争论，不容置疑。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把爱辩论当作印度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印度（巴基斯坦）人虽然爱辩论，却并不丧失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辩论并非总是剑拔弩张，而是在紧张严密之余又时不时让人笑出声来。

比如，有一天，巴基斯坦马麦德给我讲解伊斯兰教知识，讲着讲着，突然愣住了，一双圆眼死死地盯住我的脸，仿佛被某种新奇的东西牢牢抓住了，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脸竟然不对称，你的两只眼睛一只大一只小，一个高一个低。你怎么长成了这样？”

在我们大笑之余，他却又突然呆住了，等回过神来，再继续刚才中断的话题，给我讲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法学学派。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严格的逊尼派教徒的巴基斯坦马麦德并不避讳声色场合。比如那天他把严肃的知识塞给我之后，就拍拍屁股站起来，决定去贝鲁特的情色场里看一看。

在这个题目上，两个马麦德也总能取得一致，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眉飞色舞地交谈着。两人的母语分别是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但他们只能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交谈。

那天，等巴基斯坦马麦德一走出房间，土耳其马麦德立刻得意地对我说：“看，你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了吧？因为可以游戏人生。”

当晚，巴基斯坦马麦德回来后，我询问他结果怎样，他已经恢复了平日里懒散的镇定。他点头示意已经去过……但是，“你以为我是去找女人？”他反问我，“不，我只想更加了解真实的贝鲁特……”

和我们一起待了几天后，巴基斯坦马麦德最先离开。临走前，他告诉我，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伊拉克。我善意地提醒他：“伊拉克并不安全，你可千万小心。”

“不安全？”他狡黠地笑着问道，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需要解释两句，“我去的是伊

拉克北部，那儿对逊尼派来说是安全的好地方。”

“去多久？”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许久，才悠悠地说了一句：“我决定不了……也许……很久……（It's not decided by me…very long…maybe…）”话似乎没有说完，他耸了耸眉毛，下嘴唇外翻……这就是他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离开后，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无论他留的邮箱还是脸书（Facebook），都找不到他。他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并没有存在过。

一个月后，传来了逊尼派“圣战”组织ISIS从叙利亚越过边境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消息。这个组织曾经属于基地组织（Al Qaeda）的一部分，后来从基地组织中分离出来。ISIS里充满了大量外国武装分子，他们从欧洲经过土耳其、约旦、黎巴嫩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开展“圣战”。

我突然绝望地意识到：巴基斯坦马麦德就属于这个集团，他流利的英语、丹麦护照、对世界的见解、对人的狡猾，都留下了太多的线索，但我在当时丝毫猜不透。

事实上，在去黎巴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ISIS这个组织，也没有想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的成分有这么复杂。

正是我的另一位室友土耳其马麦德第一次提醒我，在西方和沙特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中，充满了大量基地组织的人。他认为这很荒唐，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击基地组织，但在叙利亚，美国为了打击总统阿萨德，却把武器送给基地组织。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美国人和以色列支持的叛乱分子都是基地组织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基地分子正从四面八方赶到叙利亚？”

他说这话后不到一个月，ISIS突然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头条，我才意识到土耳其马麦德说的是对的。在这之前，ISIS已经占据了大片的地盘，把叙利亚北方的温和反对派边缘化了。实际上，在几个月前，他们屠杀平民的视频已经在网络上四处流传，世界却扭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

在土耳其马麦德向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巴基斯坦马麦德总是坐在床上静静地听

着，既不插话也不反驳，我们谁都无法猜透他的身份。

最终还是土耳其马麦德的那句话——在黎巴嫩，你永远不知道人们的真实身份。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可能是敌人，但在他们相处时又表现出善意，直到分开后进入各自的战争角色。

----- 在贝鲁特，没有真相 -----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有创造力？”

我按照标准答案回答：“这是制度原因。中国人每个个体都不比美国人差，但制度和社会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我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看，这是美国人准备好的答案，偷偷塞给你。”他不容反驳地说，“既然你说美国制度好，那么，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去了美国后，又做出了什么类似于乔布斯那样的成就？”他特别提到了刚刚去世不久的乔布斯。

我告诉他，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摆了摆手：“多少个诺贝尔奖都没有用。我说的是真正的创造力，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记住——乔布斯。”

我想了半天，举出来两个例子：一个是华人何大一（David Ho）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将艾滋病变成了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减轻了对人类的损害程度；另一个是旅美台湾人建立的视频网站，人们可以用它便利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享视频。他对第一个例子没有说什么，但对第二个例子表示了认可，看来他对视频网站的印象很深刻。

“但毕竟例子还是太少了，对吗？除了这两个，你也举不出更多来了。”他反问道。我不得不承认。

巴基斯坦人继续说道：“听你说过之后，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也许中国已经很强大了，但中国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人的某些缺陷，比如创造力不足，让中国不可能领导。”

我想继续反驳，因为他的话带着人种歧视的成分：他认为缺陷在中国人种本身，而不是制度，但他已经不再想听我的辩解了。

巴基斯坦马麦德对于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西方思想的观点都极其敏感，只要认为我的观点来自西方，就会毫不犹豫地反驳：“西方的观点永远只适用于西方，既然这里是伊斯兰的土地，就不要指望他们的东西能用在这儿。”

“比如，你来之前，所接受的关于黎巴嫩和贝鲁特的消息大都来自于西方的新闻报道，”他举例说，“但那都是错的。在贝鲁特，没有真相。除非你自己去观察和思考。”

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带我去看更加真实的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缩影，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有所反映，而所有混乱也都可以看到。

除了巴基斯坦马麦德之外，土耳其马麦德也在努力把他在眼中的贝鲁特展现给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的教派，这两个教派在政治和军事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位马麦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观点却惊人的一致。

我把他们的看法综合起来，形成了伊斯兰世界整体上对黎巴嫩的认知，并扩展到对整个中东、世界的看法。

从2011年兴起的伊斯兰革命（又称茉莉花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影响了许多国家，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亚洲的叙利亚、也门，还有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

在这一轮混乱中，黎巴嫩虽然也不够稳定，但却幸运地保持了大体上的和平。但两位马麦德不这么认为，他们要让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乱、不公平的现实。这些现实证明了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乱中的短暂停顿。

巴基斯坦马麦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华和奢侈。

当一个旅行者刚到这里，都会吃惊于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馆位于贝鲁特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Downtown），这里有着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业区（Beirut Souks）。

这片商业区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区都要有格调得多，充斥着酒吧和各种奢侈店，到了晚间，众多的俊男靓女穿着正式或者暴露的服装在街边坐下，边吸烟边喝酒，

欣赏着乐队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广告旁，就是严肃雄伟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个伊斯兰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反而像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这里的人们穿着也最开放，在街头能够看到，有的女孩子还戴头巾，有的女孩子不仅不戴，还穿着超短裙，仿佛她们生活在纽约和巴黎，而不是中东。

但这还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出入各种各样的高档场所，从门口保安林立的高档酒店，到专门为富人游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里停满了众多奢华船只，都属于黎巴嫩的富豪们。

在海边的汽车商店里，有着以美元计价的保时捷、法拉利。距离汽车店不远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马麦德随便指着一块毛毯询问价格，漂亮的售货小姐熟练地用英语和我们交谈，随手翻开毛毯露出价格牌，竟然是令人咋舌的 30 多万美元，数字有零有整，精确到个位。在我惊叹于这些富人的奢华时，巴基斯坦马麦德却游刃有余地询问着毛毯的产地是伊斯法罕还是设拉子，并对毛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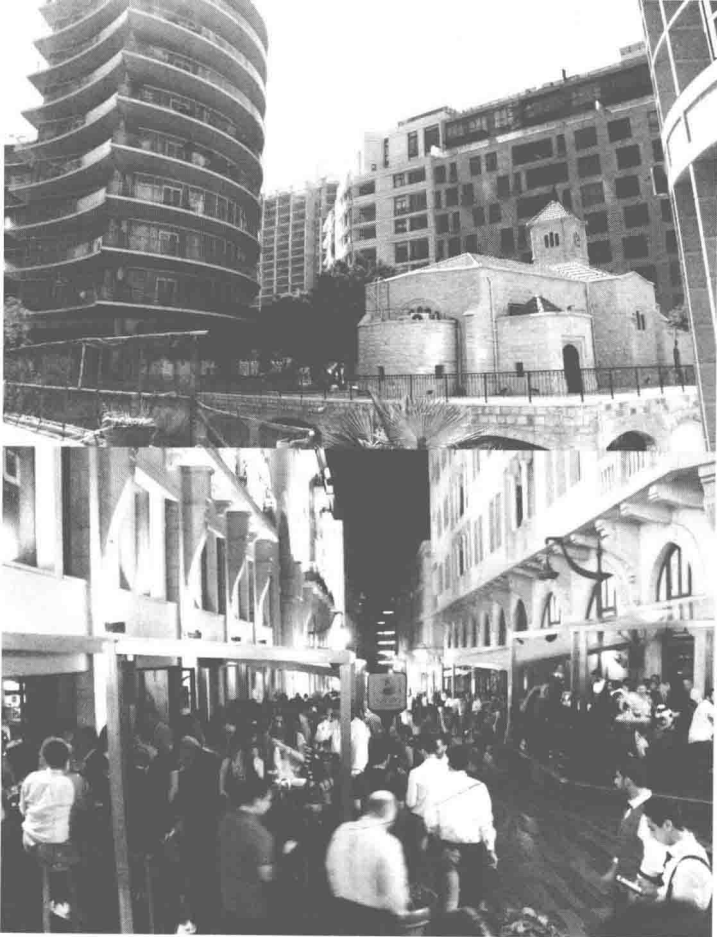
“看到这一切的繁华，你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的国家吗？”从店里出来后，巴基斯坦马麦德问我。我回答：“想象不出。”

“那么再跟我来看。”他拉着我的手，随意地走到了大街上，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却仍然从海外招收大量的劳工来做低级工作，这位黑人保安显然就是劳务输入人员。巴基斯坦马麦德混杂着英语和阿拉伯语与保安攀谈起来。这位黑人保安来自非洲中北部的一个国家乍得（Chad）。“你的工资是多少？”巴基斯坦马麦德突然直截了当地问道。

“400 美元，先生，400 美元。”乍得人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从早上 6 点站岗到晚上 10 点，不准坐，也没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要自己挤，但他对 400 美元工资非常满意。

来黎巴嫩务工的人员大都来自于南亚、东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来的女仆，工资是 200 美元（中东国家女工工资偏低），埃塞俄比亚来的扫地工 300 美元。印度来的店员挣得多一些，500 美元，因为店员被认为是一种智力工作。

“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富豪们一掷千金去购买毛毯，却只肯给女工 200 美元



贝鲁特夹杂在楼群之间的教堂。黎巴嫩是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平共处的国家。

贝鲁特俊男靓女的夜生活，体现了欧洲的风味。